

衣裳里的旧时光

■曾耀文

儿时最盼望春节,不仅为了一饱口福,更为了能拥有一件新衣。那时成品衣稀罕,家家户户都是去布店扯布自制或交裁缝铺制作。布需凭票购买,母亲总是精打细算地挑些“折票”的粗布,如一尺布只需付五六寸布票的那种。尽管布料粗糙、颜色单调(无非绿蓝黑灰),材质多是棉布、灯芯绒或后来的的确良,款式千篇一律,但新衣上身,便是过年最大的体面。

母亲的手艺在邻里间算不错,但自己做的总比不上专业裁缝。有些人家请师傅上门,工钱一天一块八到两块,手艺好的师傅还不大乐意接。母亲每次都要叮嘱裁缝:“孩子正长个儿,劳烦您做大些!”于是新衣第一年空荡荡,第二年正合身,第三年便捉襟见肘,到了第四年就顺理成章传给弟弟。衣服短了也不用愁。母亲有一手“接衣裳”的绝活,在衣襟下摆处仔细拼接颜色质地相近的布料,针脚细密,虽仔细瞧仍有痕迹,但在我们眼中已浑然一体,足可再穿几年。

那时的人并非没有爱美之心,实是受条件限制,生活清苦,能有衣

蔽体已属不易。穿补丁衣裳稀松平常,特立独行反而招来非议。有个同学家人是华侨,常收到海外寄来的时装。一次她穿了条时髦的白色“洋装短裤”(实是男式西装短裤)上学,裤前拉链成了焦点。同学们议论纷纷:“女的咋穿男裤?前面还开个口子带拉链!”别班同学也闻讯来看“西洋景”。她羞得满脸通红,回家后立刻央求妈妈把拉链缝死,再也没穿过那条裤子。

1979年我读高中。夏日里,班上五六个家境稍好的同学穿上了雪白的的确良衬衫,那份清爽挺括引得众人艳羡。我也渴望拥有一件,可家里实在拮据。忽然想起箱底压着一件海外亲戚送的白色洋装衬衫,只是下摆是时髦的U形,因太过“扎眼”一直未敢上身。何不把下摆剪直缝边?母亲听了很支持,立刻动手改制。穿上后果然合身又“低调”,丝毫看不出改装痕迹。从此我也有了一件心爱的白衬衫,走起路来腰杆挺直,那份自豪与满足至今难忘。我对它更是倍加爱惜,白天穿,晚上洗,晾干了第二天接着穿。

初参加工作时,正值改革开放伊始。喇叭裤、蝙蝠衫、健美裤开始流行。那个年代,全社会崇尚军旅,

绿军装是当之无愧的时尚顶流。翻开旧相册,一张20世纪80年代初单位旅游的合影里,二十几个年轻人中竟有十多个身着绿军装,足见其风靡程度。

国门初开,港澳同胞带回的旧衣物,尤其是做工考究、面料新奇的西装,也曾风靡一时。这些衣服由信托行收购寄售,一件八九成新的西装要价几十元,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工资。殊不知这些“洋装”来源复杂,甚至有传言称是从垃圾桶或医院里流出的,细想之下令人不寒而栗。当时甚至有商人走私旧衣,大发横财。所幸这种生意很快被明令禁止,人们也渐渐从对“舶来品”的盲目追捧中清醒过来。

斗转星移,沧桑巨变。在时代春风的吹拂下,我们见证了家乡的日新月异,更目睹了祖国的繁荣富强。如今漫步街头,琳琅满目的服饰令人眼花缭乱,个性与多元成为主旋律。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,是生活富足最生动的注脚。时光荏苒,衣裳的样式材质不断翻新,但人们对于美的热忱追求,对于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,却始终如一,如同那缝补衣裳的细密针脚,将温暖与希望一针一线织进岁月的经纬里。

薏苡珠串起的童年

■赖建峰

大地流金的秋天,我总是喜欢到山林田野走走,目光所到之处,遍地的野花野草仿佛都神圣有光。普通寻常的灯芯草、牛筋草、狗尾草、白茅、酢浆草、飞蓬草……也都披上了一层饱满深沉的秋天的光泽之美。

对大地而言,秋天是一个善于抒情的画匠,她画出紫蓝高远的苍穹,给万物泼洒缤纷绚烂的色彩。对草木而言,秋天是一位如期而至的信使和邮差,一切见字如晤。

还未走到溪边,已经听到淙淙秋水在山涧哗啦啦欢快流淌。我踮起脚尖,探头探脑,想看看被一大丛葛根藤藏住的瀑布,目光先与阴凉处的一簇薏苡撞到一起。一枚枚散发着黑珍珠光泽的薏苡珠,在杲杲秋阳里,莹莹有光。

从前厝边的溪涧中有不少薏苡,草本的薏苡植株类似玉米作物,在水边抱团丛生。夏天山洪暴发,它们顽强地忍受洪水冲刷,即便落在乱石滩上也能继续生长,抽出的长梗结实的小籽粒便是薏苡珠。它们先是呈青绿色,头顶细碎的小花序,薏苡珠日益膨大,颜色由青绿转为深绿,再变成深灰色类黑珍珠,有的呈现出紫水晶般的蓝紫焰彩,仔细观察,或许会发现略带冰裂的纹理,有的或许是过于成熟了,抑或是经过阳光过度暴晒,颜色泛白,呈现一种木炭燃尽后的灰白色调,近似瓷釉的光泽。

小时候,我常常在溪涧里摘满一裤兜的薏苡珠子,薏苡珠子有一孔天然的细小空腔,刚好可穿针引线,适合串珠子。捻去籽粒鸟喙状顶部的小穗,用针线穿引,一粒粒串起,一条项链、一串手链就穿好了。做成的手串项链有一种晶莹剔透珠光玉泽的美感,戴在脖颈手腕上,清清凉凉,温润如玉,也可作为穿搭的配饰。早在明代,医学家李时珍在其所著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记载:“小儿多以线穿如贯珠为戏。”看来古时候的小孩和我们的童年也有不少相仿的乐趣啊。

如今厝边的山涧,难觅薏苡的痕迹,它们在潮润的河沟乱石滩、溪涧里凭空消失了。从前多数乡下孩子的童年流连在山野草泽,在大自然的天地里一番嬉戏,有过这么一条薏苡珠项链或手串。

这个秋天,我心血来潮想要再串一条薏苡珠项链。为了寻找足够的薏苡珠,穿行在山野的我,裤腿被不少其他植物的草籽粘住。从人生的某些境遇来讲,这些粘住的不期而至的意外草籽,也算是秋天赠予的一份“恰合时宜”的礼物。



■李爱萍

我的衣柜像一座静默的后宫,藏着岁月的高光与无奈。最贵的那套深蓝色套装裙,无疑是当之无愧的“皇后”,即便如今蜷缩于衣柜的一角,流金岁月里的尊贵与偏爱,仍未被时光完全消磨。

那是一套深蓝色的呢子套装裙,利落的剪裁衬得身姿挺拔。红色布包的单颗纽扣是点睛之笔,扣上是端庄持重,敞开则添了几分干练,配上挺括的白色尖领衬衫,书卷气与洒脱感瞬间交融。20岁出头的我,本偏爱粉嫩鲜活的色彩,却对这抹成熟的深蓝一见钟情——全因那颗红纽扣,像寒夜里的一点星火,让沉稳的色调有了跳跃的生命力。

那是我工作第一年的寒假,平时我把工资的80%都按时交给妈妈攒着。小年这一天,妈妈带着我和弟妹置办年货和新衣。在一家服装店前,妈妈一眼就相中了这套裙子。问价时,500元的标价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——那是我将近

三个月的工资啊!在物资尚不丰裕的年代,这样的开销简直奢侈至极!我拉着妈妈的衣角想退缩,妈妈却拍着我的手说:“一分钱一分货,况且这还是你自己挣的钱,别想太多了。”

那个春节,我带着“皇后”走亲访友,深蓝色在太阳下泛着光,红色的纽扣像一颗小小的朱砂痣,引得邻里频频称赞。从起初的羞涩不安到后来的暗自欢喜,那份被认可的喜悦,至今想起心里仍暖融融的。后来参加朋友的婚宴,竟有好几人惊呼:“你是空姐吗?”我红着脸打趣道:“哪有1.6米高的空姐呀?”我知道,她们的赞赏是给这套裙子的。那时的我对这套裙子呵护备至,生怕水洗变形,总是用布蘸着温和的肥皂水轻轻擦拭,再小心翼翼地挂在阴凉处晾干,连衣褶都要细细抚平。

岁月流转,工资渐涨,我买衣服不再纠结价格,却始终偏爱简单朴素的款式。偶尔添置的牛仔服、卫衣,随性自在,却少了“皇后”的庄重,充其量算是后宫里安分守己的

“宫女”,闲暇时翻出来穿穿,图个轻松惬意。

步入新世纪,大型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周末逛商场成了放松身心的乐趣。那些一见钟情买下的衣服,版型合宜、风格对味,自然成了衣柜里的“嫔妃”,被我频频眷顾,每次穿着都心生欢喜。而那些经朋友或店家极力推荐、一时冲动买下的,试穿时觉得尚可,过后却总觉得别扭,多半被束之高阁,或是在“断舍离”时送到它们该去的地方了。

如今,我早已不复当年的苗条,日渐发福的身材再也配不上我的“皇后”了。它静静地蜷缩在衣柜一角,不复往日的盛世美颜,却仍是我的心头至宝。

衣柜里的“后宫”新陈代谢,新的衣物不断填充,旧的衣衫渐渐隐退。唯有这套深蓝色套装裙,承载着青春的记忆、妈妈的疼爱与时代的印记,成为我半生岁月里最珍贵的收藏。它不仅是一件衣服,更是一段时光的见证,提醒着我那些努力生活、被爱包围的日子,永远值得珍藏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